

人文观察

翻开学生时代的记忆,除了课本与老师的讲授,相信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:在辞书的方寸之间,探寻字词的奥秘。

今年4月,五卷本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(以下简称《大现汉》)的面世,再次唤醒了这份文化记忆。这部1200余万字、收录15.7万余词条的大型辞书,系统呈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,是一部在中国现代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词典。

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这部现代汉语活态发展的“百科全书”出版背后,是新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多年的躬耕不辍。

20多年坚守
只为完成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事业

一部词典的编纂,往往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甚至数十年的“马拉松”,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、毅力与情怀。

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国语言学界就曾倡议编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。然而,受限于当时条件,这项工作几经波折,三度搁浅。直至2005年,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后来的《大现汉》主编江蓝生接过了接力棒,这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“当时老韩找到我,说起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曾嘱托要编纂一部大型词典。”回忆立项之初的情景,江蓝生十分感慨,“我对编纂辞书的辛苦已有所耳闻,但作为学生后辈,我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与嘱托。”

江蓝生口中的老韩,就是后来担任《大现汉》副主编的韩敬体,他曾参加过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主持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工作,对于老一辈学者的愿望和这项工作的意义很了解。

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会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夙愿?这还要从我国辞书发展历程说起。

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,我国老一辈学者就曾组织编纂过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等大型辞书。新中国成立后,先后编纂过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两部重要的语文辞书,在普及教育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但都是中小型的,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。

横向来看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日本小学馆推出《日本国语大辞典》,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广日语;有着百年历史的《牛津英语词典》也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,词汇量极大扩展。而我们手里只有中小型辞书,甚至在收到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,回赠的只是一部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。

所以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,就成为社会的需要、时代的召唤。

“既是前辈的嘱托,也是现实需要。”江蓝生说,“编纂《大现汉》就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。”

《大现汉》的编写工作,像极了一场艰难曲折的攀登。

“《大现汉》第四次上马时,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(以下简称“社科院语言所”)原本参与过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编纂的一些同事已经退休,还有人承担着其他研究任务。”江蓝生回忆道,“人手不足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。”

在江蓝生和韩敬体两位先生的多方努力下,2005年底,近30人的编写组组建完成。其中不少是新手,只能“边干边学”。

从立项到付梓,二十载寒暑,其间虽经项目调整、人员进出,但“坚持下来,这次绝不能再次夭折”始终是编纂团队的共识。

他们翻阅各类语料库,广泛研读近百年来的各类文献,搜集历史词汇;通过专题研究带动编写工作;积极“开门编词典”,征集读者意见;召开专家审稿会,听取同行学者建议……一项项工作逐次推进、落地完成。20多年中,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熬到了两鬓斑白,有人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研究室骨干,而这部词典也一点一点厚实起来,逐渐打磨成器。

今年4月,在《大现汉》首发发布会上,江蓝生满带使命感地说:“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、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。”韩敬体感慨:“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



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成书背后的故事

为现代汉语「绘制画像」的人

本报记者 耿磊



的惊喜跃然纸上:读者能一睹百年前的文字风貌,比如当时的“知识”常写作“智识”,“揭幕”称作“除幕”;还能看到“爱咋咋”“哪儿跟哪儿”等鲜活的日常口语。

不仅如此,这部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通行开来的词,如“回怼”的“怼”,就在说明中解释了其原本释义。

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网络鲜活感的词语,让《大现汉》跳出“被动查询的工具书”,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。

这一切都离不开《大现汉》的编纂理念。

“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,要编就要突破前人,有特色、有新意。”秉持吕叔湘先生的治学理念,编写组跳出传统辞书编纂范式,在理念上大胆突破——正如《大现汉》前言所写:“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”“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”“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”。

简单来说,就是既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与使用方法,也追溯其演变脉络;既提供准确、简明、严谨的释义,也补充语用规则、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,力求让词典适配更广泛的读者群体。

想要编出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大型词典,需要从海量语料中提取大量的词汇作支撑。

为此,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辞书,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,遴选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。

特别是为了打捞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旧词语,编写组翻阅近百部民国小说,从许地山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与散文集中勾乙第一手资料。

“有时候吃着饭,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,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,生怕漏掉。”《大现汉》编写组成员、社科院语言所《新华字典》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的笑谈,生动勾勒出编纂团队的“收词狂热”。

把工作融入生活中,已经成为常态,也正是这种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,使编写组在浩瀚语海中“淘沙拣金”,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有价值的词目。

正如著名语言学家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所说,“《大现汉》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。更为难得的是,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,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窥得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。”“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,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,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。”

三代人的传承
能够择一事终一生也是一种幸运

“当初接下《大现汉》主编的担子,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。但能坚持做完,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。”多年后,手捧已出版的《大现汉》,江蓝生依然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。

超过15.7万个词条,大多数条目都要亲自审改。因常年伏案工作,她的颈椎和腰推出现严重问题,先后动了3次大手术。在住院期间,她



仍放心不下词典编纂工作,在工作群里及时与大家交流沟通。

“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,既能增长知识、提升思维概括能力,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。”江蓝生说,“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,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,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。那些吃过的苦头,都是必交的学费,是值得的。”

如今,辞书队伍的成长建设与这门学问的传承,是江蓝生最关心的事。

编纂《大现汉》的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的传承。《大现汉》编写组成员、社科院语言所《新华字典》编辑室原主任王楠告诉记者:“通过《大现汉》的编纂工作,许多当年的‘年轻人’积累了经验,成长为骨干。”她介绍,正在开展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8版修订中,这些人已有不少成为主力。

《大现汉》编写组成员、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,便是其中之一。在她看来,能够坚持完成《大现汉》的编纂工作,既有榜样的感召,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,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。

“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,热心传帮带,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。工作中,年轻人遇到问题,随时可以推门请教,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,耐心给予指导。”苏颖说。

如今,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,其中博士11人,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、文字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、计算语言学等领域。团队中既有冷门绝学学科、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,也有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探索者,为各类辞书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《大现汉》的顺利面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,编写工作相继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。“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,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。”范文杰告诉记者,“这些年院里、所里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,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,极大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,让我们能够专注词典编纂工作。”

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之外,学术的积累发挥了更大作用。王楠是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的,至今已工作30多年。她记得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,为了搜集资料,每年要从报纸、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、新义卡片,如今所里还存放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。“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,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、新义,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,一直保留了下来。”她说。

“人生最美的事,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。”王楠动情地说,“现在想来,编辞书虽辛苦,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《新华字典》——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,编写、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,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,是件很幸运的事。《大现汉》也会是这样一部书,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。”

“内容丰富”“严谨规范”……今年4月,在《大现汉》学术研讨会上,专家学者们毫不吝啬对这部巨著的赞评。

不过,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,普通读者的评价却出人意料——“生动”“有趣”“新鲜”“好读”成了高频词。

“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,也可以‘读’的词典。”江蓝生说。

翻开《大现汉》,许多意想不到

图①:江蓝生(左)和玉楠工作照(摄于2010年)。

图②:韩敬体近照。

图③: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书影。

图④: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学术研讨会现场。

受访者供图
崔家宁摄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供图

李婧妹摄

本版责编:耿磊
版式设计:沈亦伶

人文茶座

读懂家书里的山河与情怀

何思琦

长久以来,大众读史常钟情于大历史——读帝王将相,评丰功伟业,从恢弘叙事中俯瞰兴衰。然而正史所记载的,往往经过后人的筛选与修正,难免带有修史者的取舍。近年来,随着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,一封封沉睡千年的家书重现于世,为人们打开了全新的读史视角。这些出土于地下、不见于正史的私人通信,让人们得以跳出宏大叙事,看到更多历史的细节,捕捉到历史的近景。

家书作为私人通信,有着无可替代的真实性。古人写家书,多为倾诉亲情、交代家事、吐露心声,未曾想过这些质朴文字会跨越千年,被后人看见、解读。正因如此,它真实还原了古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。如果说朝代更替构筑起了历史的骨架,那么一封封家书承载的寻常人的悲欢离合、命运起伏,便是填充历史骨架的鲜活血肉,成为映照时代最真实、细腻的窗口。

且看一例。“黑夫、惊敢再拜问衷,毋毋恙也?”战国晚期,秦军士兵“黑夫”和“惊”在前线寄出的家书中,在提笔问候家中大哥和母亲后,便说起他们在战场的真实境遇。“宝弗遗,即死矣。急急急。”——“惊”恳求母亲尽快寄钱到前线,语气之迫切,令人揪心。“黑夫等直往淮阳,攻反城久,伤未可智(知)也”的平实描述,交代了身处战事险境的茫然与无畏。据考证,黑夫木牍家书写于公元前223年,正是秦灭楚的关键时期。按照秦“三丁抽二”的征兵制度,“黑夫”和“惊”兄弟俩被征调从军,跟随秦军远赴淮阳作战。这两封从淮阳前线寄往湖北云梦的家书,最终在兄长“衷”的墓中出土,成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。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转折期,这两位从未见诸史书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,让千年之后的我们,不仅看到了史书上“秦灭楚”“秦统一六国”的宏大叙事,更看到了属于普通人的,不一样的历史侧面。

目光转向大唐边塞,戍边将士们也通过家书,让后人看到更加生动丰满的历史。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,发掘出土了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,其中包含一些珍贵私人信札。“娘子不须忧愁,收拾麦羊,勿使堕落。”在这封未寄出的家书中,戍边将士宽慰辛劳持家的妻子,叮咛她打理农事、照看牲畜,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惦念和牵挂。众多信札中反复出现的沙州、河州、邈州等地名,表明当时不少人远离故土,用青春与热血护佑着西域的安宁和丝绸之路的畅通。

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的《洪奕家书》,则将这份家国情怀表达得更炙热——“洪奕今身役苦,终不辞”“关河两碍,制不由身”。唐开元年间,洪奕离家屯边镇守,两年后又奉命参与战事。他怕自己一去不回,于是提笔写下这封家书,想将最后的牵挂寄回家中。然而这封家书最终没有寄出,永远留在了他戍边的这片土地上。信中写尽一个戍边士兵的坚守,明知关河阻隔,归期无望,却因军令在身,忠孝终难两全。这些跨越千年的笔迹,无不以普通人的以身许国、坚守家国大义的真实见证。

每一个融入历史进程的普通人,都不会知晓自己身处的时代被后世定义为何,只是循着时代轨迹,坚守、奔赴、奉献。他们中的大多数,在史书中不曾留有姓名,但却是岁月长河中最鲜活的历史主角。微观视角下,普通人的历史究竟有何独特价值?一个小人物、一个家庭的故事,往往藏着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根脉。家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牵挂、担当、忠义,正印证了中华民族重亲情、守忠孝、怀仁义的千年传统。它们深入人心、代代相传,沉淀为绵延不息的民族底色。

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。一封封跨越千年的家书,让我们不再遥望历史,而是亲手触摸到历史的质感与温度。那些从未被正史记载的普通人,以牵挂温暖温情,以坚守筑山河、以平平凡铸伟光,将个体命运融入时代洪流,最终汇聚成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读懂家书里的山河与情怀,就是读懂了一部由无数平凡人写就的史书。

乡见

墨润古村 非遗兴乡

本报记者 窦瀚洋

依山傍水,清溪绕巷,一幅浙南古村诗意画卷在浙江瑞安市平阳坑镇东源村徐徐展开。

村子虽不大,宝藏却不少——这里汇集了中国活字印刷术、国家级非遗蓝夹缬技艺、省级非遗瑞安纸马雕版印刷术……是个“非遗宝藏古村”。

到东源村,木活字印刷展示馆不得不逛,村子的文脉根脉,就深植于代代相传的手工艺之中。正值盛夏,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、研学团接连不断,有的排着队体验捺字、排版,有的端着油墨体验刷字模,还有传承人现场展示木活字“反写”“刻字”“印刷”等拿手绝活。

“在我们这里,修谱是家族重要之事,每10至20年就要重新翻印族谱,逐渐催生出‘谱师’这个小众职业。”现场,志愿讲解员讲述着木活字印刷技术历史,游客们听得仔细。“原来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技术,就是通过一代代‘谱师’的劳作,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技术的工艺精髓。”山东游客张琪感叹。

走出展示馆,顺着石板路,墨香之中夹杂咖啡香,坐在咖啡书屋,游客一边品尝店里特调的“墨香咖啡”,一边翻看桌上的木活字作品册,又是另一种体验。

“手工活字的字距、墨色都带着温度,这正是我们非遗的核心价值,也是市场认可我们的关键。”东源村党委书记吴魁胜说,为了守艺固本,让千年非遗活态传承,这两年东源村动作频频。

今年4月,村两委牵头成立了村集体控股的公司,摒弃量产模式,村集体深耕纯手工木活字古籍出版印刷,依托手工刻字、排版、印刷的独特肌理与温度,打造稀缺的古籍文创产品。

在吴魁胜看来,这种村集体运营模式,既守住了传统工艺,也让非遗产业有了可持续发展的造血能力。

这段时间,村里又忙着翻新古宅,为非遗传承人搭建专属展示、传习平台。“我守了一辈子活字手艺,最大的心愿就是这项古老技艺不丢、能走远。”木活字印刷技术温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法万说,如今有了专属传习空间,他可以安心带徒授艺、潜心创作。

非遗兴乡,不止于技艺传承,更在于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。东源村将非遗产业发展与古村落保护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公共服务升级深度绑定,对老旧建筑、闲置地块进行系统性改造升级,又让废旧空间变身文旅阵地、民生载体。

不仅如此,村里还深挖本土文脉,打造文化空间。村里的王氏宗族学校旧址,通过古建筑修复改造为东源书院,为村内孩童、研学群体提供沉浸式学习空间;老旧的村老协危房,改造提升为谱牒梓辑文化馆,融入数字体验场景,让传统谱牒文化、活字技艺可看、可感、可体验……这两年,村内曾经的闲置农房、荒芜地块被一一盘活,有序转化为文化场馆、休闲公园、文旅体验场景,让东源村的文脉传承有了更多落脚点。

“我们坚持不做‘盆景式’文旅,既要擦亮非遗招牌,更要补齐民生短板,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,让游客留住乡愁记忆。”吴魁胜说。